

戏剧小丛书

双 缝

(甬剧)

于 捷 作

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編
东海文艺出版社

剧 情 簡 介

工人朱德清，一心創造机器的防护
顧新婚妻子。那天二更之后，隔壁的师
丈夫之法。德清回来，又縫防护罩。新娘子想說难說，就在
一旁陪着縫起衣来。丈夫的忘我劳动精神，感动了妻子，
她不但未照师娘之意行事，却愉快地帮丈夫一同把防护罩
縫成了。

双 縫

于 捷 作

※

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 196 号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2号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浙江省新华書店

※

开本787×1092耗 1/50 印張8/25 字数 7,000

1959年12月第 一 版

195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統一書号：T10125·303

定 价：(5) 四 分

時間：一九五六年春夜。

地點：朱德清家。

人物：朱德清、田秀娥、金福山、金大媽。

幕啓：田秀娥手拿正在縫制的男式上裝，走向門口看望。

田秀娥：還不回來！

（唱）工廠汽笛響連聲，
月上屋頂夜色深，
我一直坐在房裡等，
德清他還未回家門。

（回身，隨手關門、上門，看見房間裡放着的一些做防護罩用的鉛皮、馬糞紙）德清呀德清！你日日防護罩，夜夜防護罩，吃飯睡覺也是防護罩——搞創造、發明——什麼時候你才能把這個防護罩做成功呀！

防護罩呀防護罩，
他象失魂落魄迷了心，
在廠裡一日忙到夜，
到家里又是鉛皮紙板忙不停，

我与他結婚未半月，
他是一日到夜屋里脚勿停；
說他不关心，他倒也关心，
說他关心我总是不能称心，
我对他明明有意见，
当面碰着又講不清。

真要命！……

金大媽：（上唱）輪船开过响汽笛声，
辰光已經半夜零，
老太婆坐在屋里等，
老头子还未回家門。

这样迟了，老头还不回来，一定是师傅、
徒弟在一起。我到德清家里去看看。

〔金大媽敲门，田秀娥以为是朱德清回来，开门，看也不看，轉身回进。〕

田秀娥：还早呢，天还没有亮！

金大媽：（一呆，知意）唔！

田秀娥：（回头見是金大媽）啊呀！是师娘，
——这样迟了你还没有睡？快請坐！

金大媽：你看！方才說还早呢，我一脚走进門檻
又說这样迟了，哈哈！

田秀娥：师娘，方才我以为是——

金大媽：以为是朱德清回来了！“盾”他两句——

田秀娥：对不起，师娘！

金大媽：没有关系，这样晚还不早来，是要“盾”他两句。秀娥呀！他們师傅、徒弟真是一模一样，我家那个老头做起生活来也是沒有白天黑夜的，有时候我“盾”起来比你这两句着实要結棍来。哈哈！秀娥呀！这两天老头講在帮你德清做什么創造——什么罩！

田秀娥：防护罩。

金大媽：噢，防护罩。老头子說的，防护罩就是給机器做衣裳，保机器长命百岁，还有什么重大……喔，重大意义！看，“重大”到这歇里两人还不回来！（看田秀娥手中衣服）噢！在給德清做衣裳，要紧的！

〔田秀娥故意地将衣服扔在桌上。〕

金大媽：秀娥呀，德清是个好后生！劳动模范，积极分子。我这个老头总是一天到晚的“德清、德清”挂在嘴巴里。

田秀娥：老师傅真是越老越有勁！

金大媽：老积极嘛！年年戴紅花，一門心思为工厂，每日归来袋里都放一張报纸，一边吃飯一边还要給我讀报，他說：老太婆

也要懂得国家大事，这比家里淘籼米缸要紧，“国家国家，先国后家”嘛！

田秀娥：老师傅真好！

金大媽：好什么？有时候也不听话，要加气！叫他坐一歇也不肯坐。不过他不听话我会关，屋里厢关起来，这是我老办法。哈哈！

田秀娥：关！（失笑）

金大媽：秀娥呀！男人家有些地方是要靠女人家管的，朱德清是用力气又要用心思，你要多管管他呀！

（唱）朱德清的心向你要知道，
他是忠厚老实脾气好，
夫妻本是知心人，
心里有话就“现开消”，
他做生活无早夜，
有时一日三餐也会忘记掉，
在屋里你是当家人，
这种地方你要多照料，
若是他强头倔脑勿肯听，
最后一个办法你要记牢。

我是摸透了老头子脾气了，所以他碰着我一点嘅办法！

田秀娥：德清他哪里及得来老师傅，一天到晚他屋里不停脚，三話两句就走了。我到这里来还不到半个月，人也不熟……

金大媽：是嘛！新娘子还没有滿月，德清嘛家里是要多来来！

田秀娥：师娘——

金大媽：我会給他講的。——噢，我教你个办法，喏，勿对你也“关”好了！

田秀娥：关？（怪难为情的）

金大媽：怕难为情？秀娥：照新办法，你先給他提意見。唔，你先想个意見出来！

田秀娥：意見嘛是有意見——

金大媽：什么意見呢？

田秀娥：也不是什么意見！

金大媽：哎，这不对的。你对他提意見，他問你什么意見，你說也不是什么意見，这算什么意見呢？不对！爽爽快快还是我这个办法好。——啊呀！我“得得”講講，屋里电灯还开着，浪費浪費。（說着就走）

田秀娥：师娘……

金大媽：我馬上就来，今夜給你帮忙。师傅帶徒弟，我师娘也帮你新娘子。（說着走出）

門去)

〔田秀娥跟到門口。

〔金福山上。

金大媽：老头，天勿亮啦？快四更了呢！

金福山：四更过了就是五更，五更一过天自然亮了！对勿对？

金大媽：啊！你还不准备回去？

金福山：老太婆，你今夜管不牢了！

金大媽：偏要管你牢！回去不去？

金福山：去就去！（下）

金大媽：怕你勿去！（跟下）

〔田秀娥躲在旁边看得发笑，回进屋里，拿起衣服。一会，金大媽复上，剛进門，听到田秀娥在說話，站住。

田秀娥：（对衣服）你以后老不回家，师娘叫我也把你关起来！（好笑）

金大媽：（以为朱德清已回来）是嘛！德清呀……（一看沒有朱德清）哎，人呢？

田秀娥：还没回来！

金大媽：噢！你先学学看的！

田秀娥：师娘，时候不早了，你回去睡吧，要吃力的。

金大媽：没关系，老头子已被我关门落鎖，关在

屋里了。（把手里鑰匙一揚）我还要帮你管管这个德清。你怕难为情，等他回来我给你先开口，德清虽然是老头子的徒弟，平时我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講的話他蛮要听的。（呵欠連連）

〔田秀娥縫衣服。金大媽在屋角找把椅子坐下来就睡了。朱德清进門，田秀娥沒看見。〕

田秀娥：（自言自語）师娘真是个好心人，也是为了你呀！

朱德清：（欲回答，見秀娥在对衣服說話，輕輕，走进把带来的防护罩放在桌上縫起来）

田秀娥：（唱）你日日夜夜防护罩，
百样事体腦后抛，
不是我在将你怪，
你自己的身体也重要，
再講我到此未半月，
“生头陌脚”也无聊，
师娘为你也操心，
你叫我煩惱不煩惱！

（欲扔下衣服，却又沒扔）

〔朱德清听了奇怪……〕

〔这时，金大媽在屋角里伏着椅子背早

睡着了。

朱德清：（唱）防护罩呀防护罩——

〔田秀娥听了一惊，却坐下不語。

朱德清：（对防护罩）你听见了吗？

（唱）新娘子为你生气恼，

几次試制不成功，

叫我如何放得掉！

〔田秀娥回头用目寻师娘，沒有看見，口里說着“师娘什么时候走了……？”此时田秀娥、朱德清二人同时拿針綫筐）

朱德清：我寻根綫，

田秀娥：我寻根綫！

朱德清：我給机器縫衣裳，

田秀娥：我給你縫衣裳！

朱德清：时候不早了，你快去睡吧！我又不等穿！

田秀娥：还早，天还没有亮！（管自坐下再縫）

朱德清：哈哈！（欲坐下，見田秀娥有点寒意，脫下披在身上的夾袄，披到田秀娥身上，再坐下縫防护罩）

田秀娥：（唱）今夜又是三更后，

但看桌上人影瘦，

机器损坏象割他肉，

防护罩試制不成他发愁，

她爱护机器爱护厂，

个人的事情从来不追求！

朱德清：（唱）几番試制不成功，

鉛皮、紙板不能用，

改用油布作試驗，

刻苦钻研把腦筋动，

管什么黄昏黑夜接白天，

我剪了鉛皮又学裁縫！

〔二人同时針上針下縫着，又相互看看。〕

田秀娥：师娘方才来过。

朱德清：噢！

田秀娥：她也为你呀！

朱德清：为我？

田秀娥：你老是家里不停脚，她叫我关……

朱德清：关？

田秀娥：关——

朱德清：哎，你不是对我很关心嗎！深夜还給我縫衣裳！

〔二重唱：〕

田秀娥：（1）他为那机器縫衣裳，

朱德清：（2）——她为我深夜縫衣裳；

田秀娥：（1）他自己身上一件夾袄三个洞，

朱德清：（2）——难为她针针线线把衣补又
缝；

田秀娥：（1）都只为他专心创造下苦功，

朱德清：（2）——都只为机器磨损我心头
痛；

田秀娥：（唱）难怪他家里事情少关心——

朱德清：（唱）田秀娥她待我朱德清情意重！

朱德清：（唱）忙将衣服急急缝——
田秀娥

让机器……明天穿上新衣去上工！
好让他

〔二人越缝越快。朱德清老是拔不出针
来。

田秀娥：（唱）看他是机器工人做裁缝，

一针轻来一针重，

五个指头一把抓，

针小布硬更难缝！

（已将朱德清衣服缝好）

〔此时，朱德清一针刺在手里，田秀娥
急忙跑去，夺下他的防护罩。

朱德清：还没有缝好！

田秀娥：让我帮你缝！（将缝好的新衣披在朱德
清身上）

朱德清：噢！（捏捏身上新衣）哦，新衣……机

器明天也可以穿上新衣了。

田秀娥：机器穿衣裳——也亏你想出来！

朱德清：（唱）你莫看这小小防护罩，

它可以帮我们保车床。

保得车床不受损，

机器寿命能延长；

保得车床不受损，

产品质量有保障；

增产节约意义大，

祖国建设富又强！

田秀娥：噢！

朱德清：你想，要是我们全体工人大家都来动脑筋，搞创造，那能替国家增加多少财富，社会主义也能快马加鞭早一天建设成功啦！厂里党委领导很关心我这个创造，车间里的兄弟们大家都支持、帮助我，还有老师傅帮我出主意，我有信心一定要把防护罩创造成功！秀娥，自从你来了以后，我对你生活上关心不够，请你原谅！

田秀娥：我对防护罩也关心不够，请你也原谅！

〔二人相对一笑，同缝。〕

朱德清：（唱）夜已深……

朱德清：(唱)……更已尽，
田秀娥：夜深更尽手把紧。

朱德清：(唱)針引綫……

田秀娥：(唱)……綫随針，

朱德清：(唱)穿針引綫密层层。

朱德清：(唱)只盼今夜能縫好，

田秀娥：(唱)我与你双縫到天明，

朱德清：(唱)今夜縫好防护罩，
也有你爱护机器一片心！

〔二人把防护罩縫好。

朱德清：嚶！我进来的时候，你在說师娘等着……

田秀娥：大概等不住，她走了！

〔此时金大媽手中鑰匙落地。朱德清、田秀娥聞声，站起，四面一找，見师娘，又見地上鑰匙。朱德清欲叫，田秀娥阻，拾起地上鑰匙。

田秀娥：师娘說过，把师傅关在屋里。

朱德清：关在屋里……？哎，剛才你好象也說过关……

田秀娥：这——不是你說的“关心”嗎？

朱德清：对！

田秀娥：你把鑰匙拿去，先把師傅放出來。

朱德清：好！（接過鑰匙，開門急下）

〔田秀娥給金大媽蓋上棉衣，朱德清拉師傅上。〕

金福山：怎麼樣，讓我看看！

田秀娥：師傅！

金福山：噢！

朱德清：（拿縫好的防護罩給師傅）這樣行不行？

金福山：（看）好！這回一定用得上。上次用鉛皮不能收縮；這回用了油布，這問題就解決了。年輕人真會想辦法！我看呀，只要旁邊再生一條木头就可以了。（回頭見金大媽睡着）老太婆，今夜你打的賭輸了。

田秀娥：師傅，你們還打賭？

金福山：唔，我說今夜你關不住的，她說今夜關你不住就永生永世不关了！

〔大家哈哈大笑，惊醒金大媽，掙開眼睛，看見朱德清。金福山躲開。〕

金大媽：我什麼時候睡熟了？德清呀，你這樣晚才回來，秀娥對你有意見呢！

朱德清：什麼意見？

金大媽：也不是什麼意見，

朱德清：哈哈，這就好了！

〔金福山和田秀娥也同時笑起來。〕

金大媽：啊？老头，你咋出來的？（發覺手中已沒有鑰匙）我的鑰匙呢？

金福山：（舉起鑰匙）喏！

田秀娥：師娘，算了吧！

金福山：老太婆！

（唱）秀娥還是新娘子，
相幫德清縫防護罩，
你老太婆愈老愈糊塗，
訖後生看了要發笑！

金大媽：什麼……？

朱德清：師娘！她在幫我一起縫啊！

〔田秀娥含笑不說。〕

金大媽：（唱）師傅徒弟串通好，
秀娥為啥也在笑，
今朝事情變得快，
老太婆弄得混淘淘！

朱德清：師傅，快到車間去試試看。

金福山：好！

田秀娥：師傅，我也去！

金福山：好！訖你一道去。你相幫我們搞創造

嘛！

金大媽：老头！

田秀娥：师娘，你也一道去。

金大媽：我……（看看田秀娥这副高兴相）好！
就去吧！

朱德清：师娘！

金福山：你也去——好！老太婆，到厂里去，可
不能乱說乱动！

金大媽：好！到厂里我听你，到家里你听我！
〔朱德清、田秀娥笑。

金福山：哈，到家里也不能听你的！今夜你打賭
輸掉了，以后就不能用这个老办法啦！

金大媽：“瘟老头”，我已經輸了嘛！你也要給
我个落場势，話都要講完做什么？

〔大家哄笑。朱德清、田秀娥拥金大媽
往門外去。

〔天边泛白，工厂汽笛齐鳴。

——幕落、剧終

（胡小孩修改）